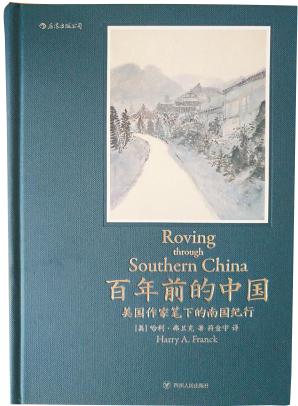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海南农民。
书中插图：
徐晗溪 翻拍
骑在水牛背上

人的房屋。
徐晗溪 翻拍
书中插图：
百年前黎族

《百年前的中国》封面。
徐晗溪 摄



百年前美国旅行家的海南印象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印象一： 海口人对“洋人”见惯不怪

“凡身处一国，若想见识当地人的真实生活，必得去往游人不常去之地，还得至少学会几句当地的语言，才能让这一切变得更有意义。”哈利·弗兰克认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在细节上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，而此时的西方早已实现大规模生产，城市有着统一而标准化的面孔，很难分清城市间的微妙差距。

他习惯到“小众旅行地”游历，从广州坐船来到海南，从海口登陆，然后来到嘉积，并在定安居丁村过夜。

他提到，海口1876年便已开港通航，有十几栋外国人的房子，住着传教士、领事、海关和邮政人员，海口人对“洋人”见惯不怪。但当哈利·弗兰克来到定安居丁村，却受到了全村人的围观。居丁村因为外国人的到来而变得活跃，全村人都跑了出来，连女人也不例外，或远或近地站在后面，孩子们挤在前头，围着哈利·弗兰克的膝盖打转，把他围得紧紧的，并对他袋子里的食物指指点点。

印象二： 40英尺高的竹子水车

哈利·弗兰克在中国穿越北纬34°时会留意到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：骆驼、毛驴、北京的马车，还有寸草不生、树木稀疏、尘土漫天的那副北方风光忽然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水牛、轿子，以及狭窄的石板路在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中曲折蜿蜒，这块土地纵使谈不上更为干净，至少多了不少绿意。

“这里水道纵横，可除了嘎吱作响的独轮车之外，极少看见带轮子的车辆；成群结队的劳工挑着担子，二者相映成趣，随处可见。”哈利·弗兰克表示，南北差异更多源自彼此对主要农作物需求的不同。

中国南方不像北方那样种植高粱、小麦与黍，哈利·弗兰克认为，南方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是如何灌溉稻田。他在海南看到多不胜数的硕大水车，这种水车依靠流水自行转动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再加上驴子、黄牛和水牛，农民在人造闸沟旁忙个不停。

哈利·弗兰克对海南硕大水车的运作叹为观止，他很好奇在没有起重机的前提下，这些巨大的水车足有40英尺至更高，完全用竹子做成，究竟是怎样竖在这里的。他

在书中提到，长长的导流坝用竹子做成，斜托着，这里一处那里一处地伸在宽阔的河面上，竹子因为被水浸泡，加上日晒雨淋，早已变黑褪色，河水顺着竹坝，被引向岸边的水车浇灌田地。

“每座竹坝上都开了个窄口，口子中间的水流得飞快，安装在水车上的竹筒一节节微微倾斜，水就这样被舀上来，引入粗糙的木制水槽中，流进等着灌溉的稻田。有时水流的力量不够，无法继续自行流入槽中，农民就得自己动手，爬到水车顶上，把轮子踩得转动起来，一踩就是一整天。”看到如此场景，哈利·弗兰克感慨为什么海南人却从未想过发明风车。

印象三： 骑在水牛背上的椰岛消遣

在世界地图上，海南岛不过是一个小岛，可经过两天的艰苦旅行，先是坐船，接着步行，才到达连海南岛中部都不算的嘉积，疲累沉重的双腿让哈利·弗兰克对海南岛的大小别有一番感悟。他感慨道，就算不从气候的角度，而从景观的角度来看，嘉积地区比海口更显出热带的感觉。

“或许是海风的缘故，嘉积的湿热还不算难以忍受，但密密麻麻的椰林、茅草棚子还有空气中的潮湿气息，足以将思绪带回真正的热带地区。山谷里长满了椰树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还有连片的稻田。”哈利·弗兰克表示，嘉积地区的一切让他明白，为什么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会把海南亲切地称为“椰岛”。

游历中国南方的经历令哈利·弗兰克发现：海南的男孩、女孩，甚至包括妇女，村民的主要娱乐就是骑在水牛背上，或者在牛吃草的时候倚在牛身上。他认为，海南人从出生起，就习惯了又窄又硬的床板，牛腰和牛肩对海南人来说像个枕头，舒服极了，牛背则像一张躺椅，可以让人好好睡上一觉。

“骑在水牛背上，去一个既能让牛吃草又不会糟蹋庄稼的地方，在海南，这是男孩们打发闲暇时间最主要的方法，有时也是女孩们平日里的消遣。”哈利·弗兰克提到，牛沿着稻田间狭窄的水沟吃着草，骑牛人躺在牛背上，在阳光下用大大的帽子遮着，要是碰上下雨就在身上再多披一件棕榈叶做的雨衣，他们的职责就是别让牛吃了庄稼。

哈利·弗兰克看到这个场景很有趣，想拿照相机拍摄，却不曾想海南人对照相的恐惧程度比他在平常见到的更厉害。他特地描绘了海南一位老太太看到他试图对她拍照的反应：有个老太太裹着小脚，不知怎的发现哈利·弗兰克用照相机对着她，刚才明明还在牛背上打盹，立时腾地下

窜起身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，并四处散播“成功脱险”的消息，以后不管哈利·弗兰克走到哪，村民都远远地躲起来。

印象四： 嘉积男女的衣着打扮

哈利·弗兰克走在嘉积路上，看到有不少劳工除了干活要背的担子，还带着一两吊沉沉的铜钱，方便在沿途的集镇买点东西，而他经过了几个集镇后，也发现海南的集市很有趣：恰逢开市集镇很热闹，街上人声鼎沸、熙熙攘攘，到处挤得水泄不通；反之则毫无生气，街上冷冷清清，住在镇上的人就连把之前那一点存货卖掉都毫无兴趣。他还听说中国的集市只有赶上每个月的某几天，例如，“一、四、七”“二、五、八”这样的日子才开市。

嘉积街道用石头铺成，也就六英尺宽，逢市集开市，街上全是中国人，哈利·弗兰克只能在人群里挤来挤去。他看到挑夫们光着上身，脖颈周围一圈红印茧子，全是扁担压出来的，不少人还留有明显的擦伤，在人群里挤进挤出，有的肩上挂着两吊铜钱，每吊重八磅，值25美分，是挑夫的全部家当。

他还注意到城里的男人个个光着上身，大都戴着个菱形的兜包，以大红色居多，和防止腹泻的“绒肚围”有点相似；有的人在心窝前的带子上系着一个皮制的钱包，钱包是当地做的，装饰得很花哨，用来代替口袋，装那些比铜板更值钱的财物。

哈利·弗兰克发现海南乡下女人喜欢戴着帽子，这种帽子编织精细，大到足够把整个人罩住，身上穿着乌黑的衬衣和裤子，质地多为漆皮或者油布，手不时地紧抓帽子，或者提一把裤脚；海南有些城里女孩更加时髦，戴着硬挺的草帽，很是惹眼，西方只有男人才戴这种帽子。“戴头饰的男人虽然见得不多，但有时也有小男孩头上戴着，就像脑袋上顶着个托盘，做工粗糙，好像从日本学来的样式。”